

劉師培的應世經學

曾聖益*

摘要

本文論述劉師培應用其經學思想，以從事社會改革活動的情況。劉師培是著名的經學家，學術思想雖以《春秋左傳》為主，但處在晚清，在傳統學術面臨西方思潮的挑戰之際，為維護傳統價值，發揚民族文化以抗西學，其論述已不限於《左傳》或古文經學，亦不以分辨今古文之歧異為目標。既繼承家學，重視《左傳》禮義思想，亦藉《公羊》論政，發揮《春秋》救亡圖存之大義。其申論傳統學術，特別著眼於時代需要，將經學用於應付世局變化，教導百姓，倡導合乎時代的道德規範及政治體制。

劉師培從事的政治及文化社會活動，學者多有精闢論述。本文則著重在其經學思想與相關主張的聯繫，以此探討劉師培各種論述的依據及其積極從事社會改革的目的，冀能呈現劉師培以經義濟世之本衷及其學術思想的特質。

關鍵詞：劉師培、晚清、經學、左傳、傳統學術

* 輔仁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Liu Shipei's Social Application of Jingxue

Tseng Sheng-Yi*

Abstract

This is a discussion of the engagement in social reformation activities by Liu Shipei using his ideology in Jingxue studies. Liu Shipei is a famous scholar in Jingxue studies, whose main academic ideology basing on Chunqiu Zuozhuan. During late Qing dynasty, when traditional academic was challenged by western thoughts, his discussions no longer confined to Zuozhuan or ancient texts and Jingxue, neither to the differentiation of ancient and modern literatures, but rather with the purpose of defending traditional values, and to resist western studies by exerting the national culture. Thus beside inheriting his family learning, emphasizing the ritual thoughts of Zuozhuan, he also involved in political commentary by using the ideology of Gongyang, unleashing the idea of saving the country in Chunqiu. When elaborating the traditional academy, he placed particular emphasis in the demand of the period, using Jingxue to face the change of the world, teaching the people, initiating moral standards and political systems in line with the times.

There are numerous precise elaborations on the engagement of Liu Shipei in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by various scholars. The emphasis of this article is on the connection of his ideology in Jingxue studies and related opinions, using this to study the basis of his discussions, and the purpose of his enthusiastic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reformation, thus hoping to present the actual feeling of his effort in saving the world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 academic ideology.

Key words: Liu Shipei, late Qing dynasty, Jingxue, Zuozhuan, traditional academic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劉師培的應世經學

曾聖益

壹、引言

劉師培（1884-1919）字申叔，號左龠，其先三世以治《春秋左氏傳》名著江淮，是清中葉以後揚州最著名的學術家族。劉師培自幼熟習《左傳》，「耽思著述，服膺漢學，以紹述先業，昌洋揚州學派自任」。

劉氏家族雖以《左傳》名家，然劉師培以上三代，功名未顯，自劉文淇開始，即以教學及編輯校讎為業，師培父劉貴曾常駐揚州，亦持此業以維繫家族，故其熟悉校讎及教育事務。

劉師培的一生，從學術開始，歷經革命運動，終又回歸學術。學術活動始於參與科舉考試，懷抱經世之志，而後接受西方思潮，倡言無政府主義，至晚期雖回歸傳統的校讎考據工作，然依舊關注文化之昌明。¹劉師培思索國危民難之形成，企圖以經學思想及典籍所載的制度應付世局變化，主要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其赴日之前，可視為其早期思想，其間的論述顯示劉師培對傳統學術的高度自信，確信可藉以恢復民族榮光，解決國家困境及社會問題。以此可見劉氏的學術雖以《左傳》為主，但在國家及傳統學術受到西方各種思潮學說的挑戰之時，其立論之基礎已不限於《左傳》或古文經學，而是兼取各家學說，發揮傳統學術的精深內涵；故其既繼承家學，重視《左傳》禮義思想，亦藉《公羊》論政以發揮《春秋》大義。此不僅闡發傳統學術，亦著眼於時代的需要，將經學用以應付世局變化，教導百姓，建立合乎時代的政治體制及社會規範。

經學乃傳統文化的核心，亦是各種制度、社會道德及行為規範的基礎。清代學者以其時代綿邈，故埋首於考據訓詁，致力探求經典之義以作為經世的依據。然囿於風氣，經師學者對於時代局勢的變遷，則少有關注，故其於文物制度的理解雖頗能躋越前賢，然多未能切中時代問題，欲以致用，亦力有未逮。晚清學者中，能不囿於此風氣，而思以經說挽頹勢者，以劉逢祿、龔自珍、康有為等為代表，諸家於思想上多有創樹，充擴

¹ 民國八年（1919），北京大學陳鐘凡等人成立國故月刊社，劉師培、黃侃被推為總編輯。「國故月刊社章程」第二條：「本社以昌明中國固有之學術為宗旨。」同年三月二十四日，國故月刊社致《公言報》說明其宗旨云：「同人組織《國故》，其宗旨在昌明國學，而以發揮新義、刮垢磨光為急務，並非抱殘守缺、姝姝奉一先生之言，亦非故步自封、駁難新說。時至今日，學無新舊，惟其真之為是。」見萬仕國：《劉師培年譜》（揚州：廣陵書社，2003年）卷3，頁267-272。

成一代風潮，然其說多出新義，為致其變革之目的，悖違傳統經說舊義而不惜。相較而論察，特能襯托出劉師培經說之價值。劉氏家族篤守古文經學，師培熟習考據，通曉義理，故能追溯周公孔子之思想內涵，洞悉傳統制度之精髓，而賦予時代新義，在晚清社會變革的過程及革命運動中，發揮深遠的影響，產生宏厚的效果。

近人對於劉師培學術的探討，除傳統經學思想之外，其政治作為及社會觀念的闡發，各方面都有豐富深入的論述，唯對其各方面論述與經學的連結，略見疏略，因此多未能契合劉師培的學術精神，甚為可惜。本文以劉師培之經學為主體，考察其論述之依據，欲彰明劉師培通曉經典義理，篤守傳統文化的精神，又闡發其應用經學，促進社會革新進步的作為，冀能呈現劉師培以經義濟世之本衷。並以此彰顯經學乃博大精深，取一端應諸世而無缺欠，實為我民族文化之瑰寶，其價值歷久而彌新也。

貳、深研經學而應世致用

劉師培自幼嗜讀，不僅在經史詞章各方面有特出的表現，且能掌握時代趨勢，關心社會發展及國家興廢，此從其赴開封參加會試前的〈留別揚州人士書〉可見一端，書中稱「中國數十年來，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故列強目為無教之民，而社會無復日新之望」²，當時劉師培年二十，雖仍致力科舉，以此為晉身仕門之途，然化俗濟民，追求國家富強、社會復興之志，已深自懷抱。而此貫通群經義理，並用以關心社會的特質，是出自其家學，方光華論云：

在劉師培誕生之前，劉氏家學已經凝聚了一個較為穩固的學術傳統……經史子集靡不貫通，同時比吳、皖傳統樸學更加注重學術經世的功能。……他們調整學術理論和學術方法，使學術研究在客觀真實的基礎上切入社會主題。³

劉氏的學術工作能由傳統經傳注疏及校讎切入社會主題，與劉師培祖父劉毓崧（1818-1867）、伯父劉壽曾（1838-1882）久在曾國藩任職的經歷有密切關係。劉毓崧在其父劉文淇沒後，舉家遷金陵，任職金陵書局，主持編輯校讎工作；其沒後，劉壽曾、富曾（1847-1898）、顯曾（1851-1928）兄弟賡續。曾國藩征戰太平天國期間，眼見西方器械船艦之堅利及洋人之生活習俗之特點，體會到世局的變化，國族將有滅亡之危機，故於洋人之政治社會觀念及科學技術均多所關注。劉氏父子既在其幕下從事文獻工作，故亦接觸洋務。劉師培自幼在父親及從兄師蒼的教導下，並經常往來揚州、金陵間，眼界自是較一般學子開闊，既能了解世局的變化，亦體會到中國處境之艱辛及傳統經學之

² 〈留別揚州人士書〉，萬仕國《劉申叔遺書補遺》（揚州：廣陵書社，2008年下引文見於《劉申叔遺書補遺》，均此本。）收錄，頁38-40。原載《蘇報》1903年3月10日，學界風潮版。

³ 方光華：《劉師培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年），頁7。

侷限，⁴〈論古今學風變遷與正俗之關係〉云：

六經之學，本不足致用於後世，惟愚贛之人，迷信其說，奉若帝天，蓋不以學術視六經，實以宗教視六經也。信仰既虔，故修身治國，俱有定向。⁵

經世致用本是傳統經生儒士畢生學習的重要目標，也是古今聖賢的理想。但劉師培體會到社會的複雜多樣，本非經學所能涵蓋，故稱其「不足致用於後世」。此否定經學的尊崇地位，此出自一位創辦報刊，致力發揚「國粹」以救國救種者，自有驚俗駭目之效，然其中實別具寓意。

經學既「不足以致用於後世」，則惟揚棄其說取法西人，或在傳統學術思想中另尋用世之道。劉師培顯然以後者為主，認為傳統學術中能致用於後世者即為「國粹」，並不限於經學，然國粹必須經過整理尋繹，去蕪存菁而後探得，既非在道德性理的泛言之中，亦不是埋首考據訓詁即可尋獲。「國粹」是傳統學術的核心與精粹，且不因時代推移而落後，內容既含各家各代的學者之說，同時也包括各項制度及觀念。蓋劉師培將學術視為一整體，故其所稱的「國粹」，以六經為主體，而不以六經為限。我國族綿遠流長，傳世之經典，汗牛充棟，其中論述，有覃思精慮而得的觀點，亦不乏冗蕪雜說。得其英華而闡釋，融會世情而致用，自能救治蕪弊，興世化民，此即劉師培推崇「國粹」之目的。考察劉師培所欲取以致用之「國粹」，乃以《左傳》、《周禮》為核心，可知其經學思想及應世方法之要旨。

劉師培雖稱「經學不足以致用」，然其所倡言之國粹仍以經學為核心，蓋經學發展影響一代之學術與風氣，此劉師培所無可忽視者。且其深知學術與社會風尚的關係，明白學者暢發的思想觀念，對一時的社會風氣及眾人的生活形態，均有引導作用，故其雖否定經學的經世性，卻深信政治良窳、社會的習俗都與一時的學術潮流關係密切；故欲考察社會情況，須先考察當時的學術潮流，〈論古今學風變遷與政俗之關係〉論云：

自氣節敗壞，然後士之樸者，惟知誦習章句，以求弋獲，而無濟世救民之志……然此非獨士庶人之罪也，實風俗有以致之耳。亦非由風俗有以致之也，實學術有

⁴ 光緒二十九年（1903），劉師培赴開封會試前，作〈留別揚州人士書〉，中稱：「吾觀蘇省人士，創演說之會，設譯書之所，而吾揚之士，置若罔聞。吾今以一言為諸君告：曰建立小學基礎，而不必侈言大學也；曰實行歐化主義，而不必托言國粹也；曰保守之習宜革也，曰兼善之念宜生也。諸君行此數言，庶不至局于一隅，而不識全球之大勢矣。」見《劉申叔遺書補遺》，頁38-40。其中論及演說、譯書及歐化主義等與洋務相關之事務，可見其參與社會改革之想法，發生甚早。而發揚傳統學術中能呼應西方觀念的「國粹」，此畢生之志，亦在弱冠之齡前即產生。

⁵ 〈論古今學風變遷與正俗之關係〉，《劉師培辛亥前文選》（香港：三聯書店，1998年）收錄，頁451。

以致之耳。故欲考中國民氣之變遷，當先知中國學風之變遷。⁶

考察傳統學術的發展，各朝代學者關注的議題和論述的方式雖有所不同，然不失以先秦六經及諸子為基礎，其中六藝經傳又為傳統學術的核心。自先秦兩漢至於晚清民初，各時代學者皆致力將六藝經傳及諸子百家之學重新融會組織，轉化為具有時代特質的學術思想。既求能會融通外界傳入的觀點，亦能創發出新的思想觀點，進而與時代環境結合，產生新的觀念，引導社會運作，成為新的規範，既有變革世風的作用，亦成為時代的特色。劉師培以日本明治維新為例，申明中國傳統學術功效弘遠。其〈上端方書〉論云：

中國學術，興於三代以前，聖賢懿訓，固炳若日星，足俟百世而不惑。……上者足以訓俗，次者亦有禪傳聞。試觀日本維新，尊王大義，竊取《春秋》；俠義之士，身所執持，不外宋明儒術。此又中國學術足以効用之證也。⁷

從深信傳統學術能應付世局需要，且深具效用的觀點出發，劉師培否定經學的致用，又以經學思想為基礎，辨析傳統制度的優缺點及文化特色，去蕪除穢，掇英取萃，並觀察當時的風氣及社會情況，構築一套能適應世界潮流及中國未來發展的觀念，既用以從事推翻滿清的革命事業，同時也應用於改造社會運動。

劉師培身體孱弱，其投身晚清的社會及政治革命事業，主要是發揮書生本色，透過學校講學及報刊論述，傳達其改革理念。在政治上，鼓吹排滿，建立民族政府的種族革命。在教育上推動制度革新，開啟民智，促進社會進步，提升道德，以達移風易俗之效，而此論述，均以其自幼熟習的經學思想為基礎。

參、政治社會活動中的經學應用

經學的內容是以古代社會為基礎發展出來的理論，自天道義理，人倫教化，以至於政務人事，生死婚配，內容包含萬千；然歷時既久，經書中記載的細節，與時代環境多所差異，欲將其記載直接應用於政治社會之改革，勢所不能。劉師培熟習經學，又深刻體會其中得失，故能以經典作為論政化俗的基礎，將其中記載的古代事物轉化為當時可以施行的原則，而非抱殘守缺，套用而不知變通。故其考察世界發展的趨勢，當時中國面臨的危機，及政治制度的弊病，論述社會習俗及教育文化所需要的變革，及參與革命事務，編輯教材，從事鄉土教育等各方面，均展現以經學應世的精神。

⁶ 〈論古今學風變遷與政俗之關係〉，《劉師培辛亥前文選》收錄，頁 449。

⁷ 〈上端方書〉第三篇，《劉師培辛亥前文選》收錄，頁 104-105。

(一) 應用經典以論述政治及教育之變革方向

劉師培參與革命活動，從事社會改革運動。⁸其間雖積極吸收西方觀念，了解西方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學說，然其思考中國未來社會的發展，仍是以傳統經學思想為基礎，故其所建構之改革後社會的樣貌，實為經學典籍之闡釋與應用。如其闡述現代政治制度的特色，雖援引西方社會學觀念以論述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接受由神權而君權而民權的發展理論；然其所欲凸顯者，乃中國社會與西方不同之處，特別是中國的上古社會以天下為公天下，稅收為國家公財的觀念，⁹及全民皆兵以保護鄉土，捍衛國族的制度。劉師培即透過此類制度的論述以稱上古制度的精神在當時仍可以發揮作用，並藉此鼓吹傳統文化的價值，提振國人信心，如其論述君主產生的方式及憲政運作等政治體制的發展情況，均基於古代的制度及觀念，《古政原始論·君長原始論第三》云：

蓋草昧時代，君由民立，世襲之制未興，故五帝官天下與三王家天下不同，而君字亦為君臣之統稱。自黃帝置太監之官以監萬國，禹合諸侯于會稽，戮防風氏，而諸侯各國始知天子之尊，酋長之制遂易為封建之制矣，此中國君主制度之濫觴也。¹⁰

劉師培確信草昧時代，君主由人民推舉，而此即為政治體制的原始模型，而後再逐步演變成為家天下及封建制度等過程。此類論述，並非純為學術探討，而是藉制度的演變中，推演出憲政觀念及革命之必行。〈中國立憲問題〉論云：

「憲政」二字，見於《周官經》，為中國公布法律之始。雖憲政之內容，書缺有間，然吾即其實跡觀之，一限君財，¹¹一達民隱，¹²則固維持憲政之良謨也。降及東周，君權浸盛。然知憲法之義者，以管子為最。〈立政篇〉之言曰：「正月之朔，百官在朝，君乃出令，布憲於國。憲既布，有不行憲者，罪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於太府之籍者，侈言專制，不足曰虧令。」則齊國早訂憲法明矣。蓋管子治齊，重

⁸ 劉師培從事社會改革運動早於參與反清革命，光緒二十九年（1903），會試落榜後，即在揚州著手籌辦師範學會，以改善鄉間教育。詳見萬仕國《劉師培年譜》（揚州：廣陵書社，2003年）卷1，頁25。

⁹ 詳見《古政原始論·財政原始論第十二》，《清儒得失論：劉師培論學雜稿》（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收錄，頁204-206。

¹⁰ 劉師培〈古政原始論〉，《清儒得失論：劉師培論學雜稿》收錄，頁165。

¹¹ 劉師培自注引《周禮·司裘職、酒正職、庖人職、外府、太府職》各篇記載，而論云：「可見古代之君，有一定之私產，而無侵蝕國用之權。又，西漢之制，大司農掌國用，少府掌君主私財，亦分君主之產與國家之財為二。」見《劉申叔遺書補遺》收錄，頁328。

¹² 劉師培自注云：「如朝士以肺石達窮民，小司寇以國危、國遷、立君詢萬民，皆以達民情為本，所謂集民使言也。欲人人有議政之識，故《周官》之制，首重學校之教民，欲人人操議政之權，故《周禮》之規，首重鄉里之選舉，凡此皆達民隱之本也。」見《劉申叔遺書補遺》，頁328。

立憲而斥專制，最得西人以法治國之義。¹³

由劉師培自注徵引的《周禮》記載，而知其亟欲申明以憲政法令來限制君民的權力及義務，並非西方特有，而是中國傳統制度的一環。然劉師培反對在當時的環境中推行立憲，蓋基於「滿漢之種界未除」，滿清皇族尚無遵守憲法規範之誠意；且鼓吹立憲者，多別有私圖，非為天下百姓也。¹⁴基於此緣故，劉師培在政治上的主張，是以推翻滿清為首要工作，立憲變法等事務，乃非其所措意者。

政體及政治制度的改變，固然是晚清以來士人關注所在。然劉師培洞悉僅從事政治變革的不足處，正如中體西用不足以救亡圖存般，故其不僅從事政治運動，亦極力鼓吹教育制度的變革，並深信教育是改變國家積弱的最佳途徑，亦是從事推翻滿清政府，建立新政府的基礎。然其對當時傳統私塾或新式學堂，均持否定態度，其稱「今日中國之學校，無秩序之學校也；中國之教育，皆無秩序之教育也」，混亂而無章法，故學校雖多而教育之功效不彰。以此，劉師培身體力行，投身教育工作，而其論述教育的基礎，來自於經典記載的古代教育制度，其引《禮記·明堂位》及〈學記〉、〈內則〉、〈文王世子〉¹⁵各篇及《周禮》、《論語》、《大戴禮記·保傅篇》¹⁶等記載，說明中國古代教育制度嚴謹分明，以批評當日教育潮流，〈論中國古代教育之秩序〉云：

中國古代所謂教育者，教有定程，課有定業，無過與不及之患矣。乃中國人民喜崇古制，而於古代秩序之教育，反貽數典忘祖之譏，故漢族人民，永無進化之一日，則中國學校雖謂無一完全之教育可也。況近世以來，教育一端，復生二弊：崇歐化而遺國粹，二曰輕實科而尚理論。前之所言，是與祖國之教法不合也。後

¹³ 見《劉申叔遺書補遺》，頁222。原載《警鐘日報》1904年8月6-12日，社說。

¹⁴ 〈中國立憲問題〉：「要而論之，今日所謂憲政萌芽者，皆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也。夫為今日之中國，滿漢之種界未除，君民之許可權未定，驟欲施以立憲之政，無論政府之不能降心以相從也，即使政府勉從其議，恐雖布憲法，亦難以持久。此吾之所敢逆料者也。然近日人民，其欲望於立憲者，固已佔新黨之多數矣，然所以希冀立憲者，不過欲假新政之名，以冀己身之柄用。至如他之鼓吹立憲者，亦不過欲擇一執中之論，介於新舊之間，以避國人之攻擊。其言雖公，其意則甚私也。」見《劉申叔遺書補遺》，頁337。

¹⁵ 引《禮記·內則》「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學書計。朝夕學幼儀，請肆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學禮，悖行孝弟。三十，博學無方」一段，劉師培注云：「吳即《內則》此節觀之，而知古人之入學也，先智育後體育，終以德育。如數與方名，即輿地與數學也；學書，及語言文字之學也；學樂、誦詩，即音樂、唱歌之學也。此皆屬於智育。若夫舞勺、舞象、射御、即體操科之意也，皆屬於體育。朝夕學幼儀，即修身科也；二十學禮，悖行孝弟，即倫理科也，皆屬於德育。而今之施教育者，不明此意，往往偏重德育，歲放棄體育，而髫年誦《四書》，壯歲不知兵者，多矣。又其博學無方，即西國隨意學科。」見《劉申叔遺書補遺》，頁222。

¹⁶ 引《大戴禮記·保傅篇》「古者年八歲入就小學，學小藝，履小節；束髮就大學，學大藝，履大節」一段，論述入學之秩序。見《劉申叔遺書補遺》，頁222。

之教法，是與西國之教法相背也。而究之二弊之生，皆由於無秩序，則秩序二字，為今世言教育之首務矣。¹⁷

劉師培觀察當時教育現象，認為失序的情況主要在「學級無秩序」及「學科無秩序」兩方面。¹⁸而改進之方法，則取傳統教育觀念的精神推展義務教育，¹⁹由政府籌理學費，廣設學校，培育教員，「以根柢之學植其基」²⁰，而後教育得以普及，而民智可開，國民可教，民族可救。

劉師培不僅指出當時教育弊端，提出義務教育的觀念，要求廣設學校，更將其付諸實行。光緒三十二年（1906）劉師培在江蘇等各地任教，躬自為學童編輯不同班別的教材，即呈現其學科秩序之觀念，如《江寧鄉土歷史教科書》、《江蘇鄉土歷史教科書》、《安徽鄉土歷史教科書》及《倫理學教科書》、《經學教科書》、《中國文學教科書》、《中國歷史教科書》、《中國地理教科書》等教材，即分別適用於不同階段之學校使用，²¹使學童循序漸進，對社會國家及民族文化有充分之認識，培養上進好義的道德情操，而達其化民易俗的理想。光緒二十九年（1903）擬訂《創設師範學會章程》，即以「改良教法為目的」，以「擬掖青年於學界，以養其愛國之心，而不至甘為卑下」為宗旨。²²而此觀點亦落實於教科書中，〈江寧鄉土歷史教科書敘〉云：

夫同一吳民，何以昔強而今弱？則以民富士文，有以易之也。民富則習於奢侈，士文則習於虛浮。奢侈則日趨於淫，虛浮則日趨於薄。民俗既薄，則好義之心衰，而奢侈之風，又足以趨一境之民，悉以樂天為宗旨。心有所樂，則趨義之心，不能敵其戀生之心。此吳民所由怯弱也。吾觀闔閭之治吳，食不重味，居不重席，未嘗以奢侈導民也。子游受禮於孔門，季札聞樂於上國，未嘗以虛浮為學也。故欲矯蘇省之積弊，必先革奢侈虛浮之習。今編此書，於蘇省武功文化，記述特詳。學者觀於此，而知古代吳民，以尚武立國，而先賢學術，亦與近世之所尚殊

¹⁷ 見《劉申叔遺書補遺》，頁222。原載《警鐘日報》1904年5月18-19日，社說。

¹⁸ 其說法復見於〈教育〉，見《劉申叔遺書補遺》，頁273。原見於《中國白話報》第15期，1904年7月12日，歷史版。《中國白話報》第13期（1904年6月23日）刊載劉師培〈講教育普及的法子〉，稱：「今日之中國，舍實行強迫教育外，絕無良策之可言。」見《劉申叔遺書補遺》，頁256。

¹⁹ 強迫教育即義務教育。見〈教育普及議〉，《劉申叔遺書補遺》收錄，頁242。原載《警鐘日報》1904年9月7、8、9、10日，雜錄。

²⁰ 〈論中國教育之弊〉，見《劉申叔遺書補遺》，頁450。原見於《申報》1906年12月3、5日。

²¹ 據萬仕國《劉師培年譜》卷1，各書均作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頁86-96。其中《江寧鄉土歷史教科書》、《江蘇鄉土歷史教科書》及《安徽鄉土歷史教科書》編輯大意，明言是初等小學第一二三年級及三年級上學期之用，顯見其教學秩序觀念之落實。

²² 見《劉申叔遺書補遺》，頁43。原見於《蘇報》1903年6月12日。

徒。則文弱之風，庶可稍革乎？²³

敘文中，舉闔閭、季札及子游事，顯見劉師培理想之士風習俗，乃是以禮樂教化為本，又蘊含簡樸自持及剛健自強之風，實為《春秋》、《論語》所載的古代士形象。而劉師培依據經學，藉教育以化俗啟民、革新社會風氣之理想，在此敘言中清楚展現。

政治制度與教育制度的變革，是晚清洋務運動之後，士人關注的焦點，而立憲及廢科舉設學校，則是重要主張。劉師培依據經典記載，闡揚憲政制度，卻反對西方盛行的君主立憲，而主張建立華夏民族自治自理的政府。廢除科舉考試後，劉師培則提出具體的教育革新方法，鼓吹義務教育，以《禮記》等記載的教育方式，主張建立按部就班、循序漸進的現代化的學校。而教育內涵則是國粹與西方文化並重，理論與實踐並行。

（二）依據經典提倡社會風氣之變革

學術風氣與社會習俗，息息相關，前人多所論述，顧炎武《日知錄》深刻闡發此道理。晚清國勢衰微，世風淪喪，劉師培亟思變革，其撰述中國學術流變的論述，均不僅止於學術的介紹，更是欲藉此以培育民族精神。除此學術流變之論述外，劉師培又闡發經典記載，以抨擊當時風尚，如藉論述天帝鬼神之源流以啟發民智，鼓勵國人自立自強；倡導公德與自愛，以求群體互助；崇揚尚武精神，以掃除國人卑弱屈服之習，此皆試圖改變社會風氣，以救亡圖存。

1、排擊神鬼福禍，啟發民智

劉師培感嘆「中國民德之墮落，未有甚於今日也」²⁴，空疏不學，誣讖國學之人暫且不論。中國處於危亡之際，然社會仍充滿虛空的迷信，依憑天意而不思振作，劉師培認為此乃孔子學說最大弊端之一，亦是民智進步之一大阻力。²⁵考察傳統社會中，鬼神滋盛，祭天、奉祀鬼神之習俗，劉師培認為此乃「飾三代之儀文，行野蠻之風俗」²⁶，因而「政治思想由此而塞，學術思想由此而卑」²⁷，其禍害難以歷數。劉師培以經典所載，說明古代的天道乃「緣於反本之意」，其論云：

²³ 見《劉申叔遺書補遺》，頁 506。

²⁴ 見〈論新名詞輸入與民德墮落之關係〉，見《劉申叔遺書補遺》，頁 457。原見於《申報》1906 年 12 月 13 日。

²⁵ 見〈論孔學不能無弊〉，見《劉申叔遺書補遺》，頁 436。原見於《警鐘日報》1904 年 12 月 12、13 日，社說。

²⁶ 見〈論中國古代信天之思想〉，見《劉申叔遺書補遺》，頁 52。原見於《國民日日報》1903 年 9 月 21 日，社說。

²⁷ 見〈中國鬼神原始〉，見《劉申叔遺書補遺》，頁 54-57。原見於《國民日日報》1903 年 9 月 25、28 日，社說。

《禮記》之言曰：「萬物本乎天。」其古代信天思想之代表耶？……以君代表全國之人，故祀天之禮，人君行之。人君之一身，上為天代表之人，下即為全國代表之人，故災異之見，則曰：「此由於人君之失德也。」禎祥之見，則曰：「此由人君之失德也。」若後世之君，以神聖自居，而又失古人以天統君之義，亦又不足言矣。²⁸

劉師培以荀子的觀念，否定傳統觀念中有「察善惡」、「示人善惡」及「行賞罰」²⁹等權力的天，而將天視為百姓之代表及象徵。天之觀念如此，則鬼神崇祀更與福禍無涉，不足論道矣。鬼神中與民間百姓關係最為密切者為人鬼，劉師培考論人鬼之起源及性質，以其出於「報本反始」及「崇德報功」，皆出於公益而非出於求福報避災咎也。其論曰：

中國古代之祭典，詳於〈祭法〉一篇。謂以死勤事，以勞定國，禦大災、捍大患者也。然以《左傳》史墨所言觀之，昭公二十九年。則中土祭祀，始於五官。而五官之中，又以農稷為最要。蓋禮之初興，始於飲食，故於發明飲食之用者，崇之尤切。見仁和龔氏《五經大義終始論》。此農稷所以列祀典也。而一切祀典，由此而興。大抵以造福人民者為主，則亦中國祭祀之較高尚者也。後世名臣祠宇，徧於寰區，乃一姓之報功，非萬民之公意，何足數哉！³⁰

劉師培舉《尚書》、《左傳》及《禮記》記載，古代祭祀乃為公益而設，呼應其天之觀念。傳統學者用以「使人君以修省為心，則固未始非權宜之策」³¹，然終究非為實有其事，不得信憑。既然天道、鬼神不可為信憑，且「神道設教，利在一時，稱天抑民，害在萬世」，則風俗之變易，民智之開啟，社會秩序之維護，固另有其規範原則。劉師培既說明古代祭祀乃崇祀為眾人造益者之觀點，故提倡公益、公德以作為社會道德之原則，取代天道鬼神之災禍福報。

2、闡發義利之別，提倡公德

晚清社會混亂，經濟衰落，道德頹喪，百姓自顧不暇。人心陷溺，鬼神迷信流行，社會充滿各種主張及口號，國家頹敗，國族呈現衰亡之趨勢。劉師培認為當時風行的口號多充滿自私自利之心態，無益於國家人民，極力斥責。同時提倡公德，闡述義利之辨，認為以此方能保種強國，復興民族，〈論近日人心之陷溺〉云：

²⁸ 見〈論中國古代信天之思想〉，《劉申叔遺書補遺》，頁 52。原見於《國民日日報》1903 年 9 月 21 日，社說。

²⁹ 以上三者，各舉《詩經》、《尚書》、《周易》及《禮記》之記載，說明古人對天的概念。詳見〈論中國古代信天之思想〉。

³⁰ 見〈中國鬼神原始〉，《劉申叔遺書補遺》，頁 56。

³¹ 同前注，頁 57。

昔儒家者流，分義、利為兩途，以義為公，以利為私；以義為天理，以利為人欲。以為人欲淨盡，天理乃存。……近歲以來，觀於中國人心之陷溺，然後知挽回中國之人民，必首辨義利之界。……講是非者出於公，故其事必成；計利害者出於私，故收效亦淺。惟人能破利害之見，而作事悉准是非。庶人才可以興起，而國勢亦可以轉移乎！³²

以孔子孟子強調的利義之辨為基礎，強調公理公義之重要性及對國家民族的影響，劉師培以此倡發公德，教導國人分辨是非，鼓吹先公義後私利，捨私利而赴公義的行為，以謀求社會群體之福利，挽救國家社會於衰亡之際。劉師培〈公德篇〉論云：

孔子之言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此非博「仁」字之虛名也，夫亦曰以忠恕之道推之耳。忠恕行，則人我通；人我通，則公德立；公德立，則能合群矣……

（吾民）既無公共之觀念，故其謀一群之利害，亦在於相媿避而莫敢居先。其結果也，則雖有東省沈淪，華民嬰難，亦袖手旁觀，如越人識秦人之肥瘠。其為患之烈，可勝言耶？然近世之有志者，鑑於華民之無公德，又欲託大同之說，並種界、國界而泯之，以附於「大道為公」之義。然此等之患，亦有不可勝言者。……今日中國之國民，當犧牲一身一家之私益，以保存一群之公益。故公德之範圍，益當以一群之民為限，而保種合群之義，基於此矣。³³

此闡發孔子論「仁」之內涵，強調公德之重要性，並作為《禮記》所倡的大同境界之基礎，劉師培呼籲國人須視全國為一體，注意全體利益，用以排除外侮。此所論公德雖有其限制性，然在當時深含積極意義。因劉師培強調全民族，全國人之利益，故其申斥三綱之說，認為傳統以君臣朝廷及家族為中心的社會情況，須大幅變革，〈論中國家族壓制之原因〉云：

中國之民，惑於「三綱」之說，名分相凌，以私德而傷公德，非經家庭革命之階級，則國民公共之觀念，永無進步之期，又安能奏合群之效耶！此吾所由斥「三綱」之說也。³⁴

³² 見《劉申叔遺書補遺》，頁464。原載《申報》1907年1月26日。劉師培將當時士大夫分為三派，分別是卑污、高尚、激烈，「其宗旨似各別，然就其心理推之，則三派似異而實同。何則？此三派之人，均自私之人也，均計利害之人也。」

³³ 見《劉申叔遺書補遺》，頁114-144。原載《警鐘日報》1904年4月11-12日〈社說〉。

³⁴ 同前注書，頁115-148。原載《警鐘日報》1904年4月13-15日〈社說〉。

既明「公德」乃經典所載，古聖賢所提倡，其重要性在名分關係之上，可視為是社會關係的主要規範及核心價值，唯有提倡公德，強調任何人均為社會公民，並非另一人所能主宰，而後能建立眾人平等，公平公義的社會。劉師培在晚清國弱民貧時代，發出「公德」之籲，欲以取代「三綱」，倡導人民為社會主體，不僅具備獨立人格，不應受到官吏富豪的欺凌，亦須負社會責任。此觀念實有深刻的意義。

3、闡揚尚武傳統，激勵民氣

公德既強調國家社會一體的觀念，則社會成員享有相同的地位與福利，同時亦負有維護社會安全與發展的責任。為此，劉師培進一步提倡尚武精神，以求保家衛國，維護國人不受外族欺凌。〈論古代人民以尚武立國〉中列舉《周易》、《毛詩》、《周禮》、《左傳》、《說文》各書，透過制度、器物、禮儀、學校教育等說明古代社會，人盡知兵，³⁵個人、家族及社會國家均尚武，故論稱：

整軍經武，實為先王立國之本。故五行之數，金為首列，而黃帝繼興，遂能屏斥苗黎，擴恢疆土，宅國神州，四夷八蠻，罔不率服，以振大漢之天聲，則先王尚武之效也。

無如三代以降，戎翟憑陵，武功不競，戰北之羞，書於史冊，而武健之風，曾不一睹。致尚武之民，流為怯懦，使非人人盡返其服兵之責，將何以挽積弱之風哉！

³⁶

此論中不僅提倡人民的尚武精神，又將武健之風轉為保家衛國之用，故實為公德心的表現。劉師培透過報章論述尚武之道，徵引典籍之記載以提倡軍國民教育，〈軍國民的教育〉論道：

中國的《詩經》，一篇叫做〈六月〉，一篇叫做〈采芑〉，他說的話，都是軍士愛國的道理，所以，周宣王的時候，就能夠驅逐夷狄。

由這樣看來，軍國民的教育，現在是頂重要的了。……從前秦國的人，勇於公戰，怯於私鬥，就是秦人軍國民的氣習；漢朝時候，有多少游俠，個個都有勢力，能夠救人患難，就是漢人軍國民的風尚。我們中國人，如若能夠有那種志氣，……

³⁵ 《古政原始論·兵制原始論第十三》云：「古代人盡知兵，習射之典行於學校之中，致兵學日昌，鑄兵器之術亦漸次發明。此五帝三王所由能排斥異族恢廓版圖以振華夏之聲威也。」見《清儒得失論：劉師培論學雜稿》，頁 207-208。

³⁶ 〈論古代人民以尚武立國〉，見《劉師培辛亥前文選》，頁 368。原載《國粹學報》第 2 冊，1905 年 3 月 15 日。

還有什麼不能光復的呢？³⁷

劉師培認為提倡國人的尚武精神，由強身健魄開始，改變怯懦的習性，再增強其為公益的觀念，激發其為國族而戰的決心，進而改良兵制，推行全民皆兵的軍國民教育，則「中國的前途，就漸漸可以強國了」³⁸。

劉師培以群經為基礎，擷取其與社會風氣相關之記載，以啟發民智，破除依賴天帝鬼神之習俗，提倡自主負責的道德觀念，發揚公德，呼籲互助，建立群體共榮的社會。此既提高百姓庶民的地位，增強其自信心，進而激發其愛國家鄉土的心志，則人民願意為保衛家園效力，自能逐步擺脫西方帝國勢力的欺凌。此種論述中，不難讀出劉師培深刻的體驗到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並闡發其精義，以圖移風易俗，顯見其將古典經義轉化為應世化俗的論學宗旨及思想特色。

肆、經學思想與政治社會活動的結合

劉師培不僅運用經學倡導觀念，以求移風易俗之效，更進一步將其經學思想付諸行動。其實際參與革命事業，組織學會，發行報章，論述排滿之必要性，在清末推翻清政府的革命過程中，深具引導作用。劉師培積極倡導社會革新，並以行動參與教育事務及革命工作，主要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參加會試前，發表〈留別揚州人士書〉開始，至光緒三十四年（1908）從日本返國投效端方止，年二十歲至二十五歲之間。其後講學雖仍倡導夷夏之別等民族意識，然逐漸脫離政治社會活動，杜門謝客，置身講學考據之中。

（一）用《春秋》夷夏之防說以反清排滿

劉師培在光緒二十年（1903）參加會試前作〈留別揚州人士書〉，提倡新式教育及社會觀念，參試期間，與王鍾麒交遊，經由王氏介紹，結識從事反清活動的蔡元培、章太炎等人，為其所影響，故此後即公開提倡排滿，鼓吹革命，並透過報章雜誌向全國民眾宣揚夷夏之防的民族觀念。劉師培自述其觀念係來自幼年熟習的《春秋》家學，〈甲辰自述詩·三十六〉云：

攘狄《春秋》申大義，區別內外三《傳》同。我纘祖業治《左氏》，賈服遺書待折

³⁷ 見《劉申叔遺書補遺》，頁178-181。原載《中國白話報》第10期，1904年4月30日，教育版。

³⁸ 見〈兵制〉，見《劉申叔遺書補遺》，頁211。原載《中國白話報》第11期，1904年5月15日，歷史版。

衷。余著《春秋左氏傳夷狄誼》，未成。³⁹

又其〈上端方書〉則明言其不僅熟習強調攘狄之《春秋》大義，更欲付諸實踐，以求排滿保種之效，云：

孔子有言：「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而華夷之防，百世垂為定則。……光漢幼治《春秋》，即嚴夷夏之辨，垂髻以右，日讀薑齋、亭林書，於中外大防，尤三致意。竊念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春秋》大義，九世復讎。值此諸夏無君之時，仿言論自由之例，故近年以來，撰《黃帝紀年說》、撰《中國民族志》、撰《攘書》，垂攘狄之經，寓保種之義、排滿之志，夫固非伊朝夕矣。⁴⁰

端方先世為漢人，陶姓，後居滿州，而為正白旗。時任兩江總督，因興辦新式學堂，鼓勵士子出洋，被喻為開明人士。劉師培信其能從事政治改革，故多次致書論述其觀點及具體主張，以策動其從事保種反滿工作。並在與章太炎及革命黨人交惡決裂後，投效其幕府，為其獻策，以致辛亥革命時，幾遭不測。劉師培雖與端方熟稔，欲借其力以達其效，然仍嚴分漢滿為華夏夷狄，視滿人為大仇，務去之而後已，〈普告漢人〉云：

今滿州之於漢族也，其虐政如此，則為漢族之公仇，固無疑義。至於復仇之說，則漢代今文、古文二家均持此義。今《公羊》說有百世復仇之說，古文《周禮》說則以復仇之義不過五世，五世之外，施之於己則無義，施之於彼則無罪。立說雖殊，然私仇猶復，況於公仇。若謂滿州屠殺之威多行於順、康之世，在五世外，則近世以來，川楚之役、洪楊之役，漢民之死者若而人！苛稅之增，冤獄之興，漢民死亡於其間者又不知凡幾！律以虐我則仇之義，則二百餘年之中，滿州之對於漢民也，無一而非虐，則漢人之對滿州也，亦無一而非仇。故復仇以百世為限，滿州之仇不可不復。⁴¹

此義正詞嚴的昭告天下，強調漢滿無法並立於中國的觀念，即號召人民與滿人為敵，又以「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喚起江南士人的慘痛記憶，激發人民一同從事反清工作。除強調夷狄華夏之別以反對滿清，劉師培更痛責當時欲藉改革變法以延續滿族統治的官員士人，〈中國對外思想之變遷〉論云：

³⁹ 《甲辰自述詩》，見《劉申叔遺書補遺》，頁242。原載《警鐘日報》1904年6月3、4日，社說。

⁴⁰ 〈上端方書〉壹，《劉師培辛亥前文選》，頁95。作於1904年正月13日。

⁴¹ 〈普告漢人〉，《左盦外集》卷14，《劉申叔遺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頁1678。

夫天下最可恥之事，莫若受制於異族。受制於異族，恥也；受制於異族而不自知，尤恥之之恥者也。……近世學者，多侈言內外之通，然《春秋》進夷狄之文，非野蠻民族所能托。《公羊》於戎之伐凡伯也，謂不與無禮義者制治有禮義，此可證文明可以統治野蠻，不可使野蠻壓服文明。且「通」者，與「限」者對待者也：「通」，由「限」而後見；無「限」，則「通」亦不見矣。故內外不通，無以豈交通之智識。然內夏外夷之國界，必不可忘也。而論者或於劉申受、龔定安（龔）之言，至以民族之界為可泯，何其與船山先生之《黃書》相背乎……民族主義者，國民特立之性質也。得之則存，失之則亡，存亡之機，間不容髮。是在漢族有以自擇之耳。⁴²

此痛責晚清常州學者藉《公羊》學以變法的主張，認為藉由革命，驅逐滿人統治，才是民族生存之道。劉師培不僅昭告士人，同時透過白話方式，以告訴百姓革命以排滿之必要性。〈王船山先生的學說論〉云：

中國當三代的時候，沒有一個不恨夷狄的，所以我們孔夫子做的一部《春秋》，開口就是「內夏外夷」的話。⁴³

劉師培在晚清加入光復會、同盟會等反清組織，⁴⁴積極參與革命事業，不僅是革命陣營中重要的文宣作者，同時也參與武力行動。⁴⁵其極力反對滿人以少數統治中國，藉由《春秋》鼓吹民主政體，強調君民共治及各行業平等的平權的觀念，並證明此制度才符合當時國人的需要。

（二）援《左傳》、《孟子》以論君臣平等及平民參政

全國各行業人士之地位平等及人民參政等民主政治觀念，是晚清革命人士學習西方民主政治之運作方式，積極向國人推闡介紹之觀念，藉以喚起人民，以達驅除滿清，建立新政府之功效。劉師培倡導此制度，並非完全取材西方制度，而是擷取群經之記載，並闡發其精義，以求合於世用。

1、君臣平等

劉師培特意強調君臣平等，係辯駁洪邁、顧炎武說，⁴⁶劉師培稱三代時，君臣尊卑

⁴² 見《劉申叔遺書補遺》，頁127-128。原發表於《江蘇》第9、10合冊，1904年3月17日。

⁴³ 見《劉申叔遺書補遺》，頁120。原載《中國白話報》第7期，1904年3月17日。

⁴⁴ 萬仕國《劉師培年譜》云：「（1905年）9月8日，中國同盟會上海分會成立，……蔡元培任會長，光復會大多數人加入，劉師培也加入同盟會。」頁74。

⁴⁵ 光緒三十年（1904）劉師培與萬福華行刺王之春於上海租借。過程及相關記載，見萬仕國《劉師培年譜》卷1，頁61。

⁴⁶ 原引洪邁《容齋隨筆》及顧炎武《日知錄》之說，云：「宋洪容齋（邁）謂《左傳》議論遺詞

並未嚴格，合於近代民主觀念，《讀左劄記》第六條云：

夫三代之時，尊卑之分未嚴，……君臣平等，字無專屬之詞，是猶民利君為忠，而君之利民亦為忠。臣殺君為弑，而君之殺臣亦為弑也。後世以降，尊君抑臣，以得為在君，以失為在臣，由是下之對上也，有一定之詞，上之對下也，亦有一定之詞。而宋儒之苛論起矣。若叔向、石碣之所為合于先國後家之義，《左氏》美之，所以著國重家輕之義耳，豈可議乎。⁴⁷

劉師培根據《左傳》記載，強調春秋時代，君臣平等，用詞並無尊卑之分，忠、信之道，弑、殺之詞，君臣皆適用，於此可知強調君尊臣卑思想，並非《春秋》、《左傳》之觀念，故稱「孔子倡譏世卿之說，以等貴族於平民」⁴⁸。劉師培不僅強調此說，並稱《左傳》實深具「民權」觀念，《讀左劄記》第四條列舉各條記載以章明此義，云：

隱公四年《經》云：「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左氏傳》云：「書曰衛人立晉，眾也。」以證君由民立，與《公》、《穀》二傳相同。又宣四年《經》云：「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左氏傳》云：「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第一期已申論之。以倣人君之虐民，與《公羊傳》之釋莒君被弑也，亦合若符節。曷嘗若迂儒一孔之論，視人君為無上之尊哉。

且《左氏傳》所載粹言，亦多合民權之說。

襄十四年《傳》，載晉師曠之言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成十五年，晉人執曹伯。《左氏傳》云：「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何一非警戒人君之詞乎！

又定公八年《傳》云：「衛侯欲叛晉」、「公朝國人」、「使王孫賈問焉」。

哀元年《傳》云：「陳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

（遣詞？），頗多害理，略舉數端：一為王貳于號，一為王叛王孫蘇，謂君之于臣，不當言貳與叛。一為單襄公如晉拜成，一為趙鞅以為討，以為王使不當言拜成，又言背盟而欺大國亦不當。諸侯之卿不當言討。又以叔向數叔魚之惡，不當言殺親益榮。以上見《容齋三筆》卷十四。復以《左氏》稱石碣大義滅親，多誤後世。見《續筆》卷十一。顧氏《日知錄》因之，呂東萊（祖謙）亦以王貳於號斥《左傳》。遂以《左氏》不知《春秋》之義，背于正名之旨。見「王貳于號」條，謂以天王之尊而曰貳、曰叛，不知《春秋》之義。嗚呼，此真不知《春秋》之義矣。」見《讀左劄記》（《劉師培辛亥前文選》，香港：三聯書店，1998年），頁293。《讀左劄記》發表於《國粹學報》第1、3、4、8、11、13、18及20期，《國粹學報》第1期於光緒31年（1905）發行。

⁴⁷ 《讀左劄記》，頁293。

⁴⁸ 見〈論中國制度階級制度〉，見《劉師培辛亥前文選》，頁58。

足證春秋之時，各國之中，政由民議，合於《周禮》詢危詢遷之旨。而遺文佚事，咸賴《左傳》而始傳，則左氏之功甚巨矣。彼世之詆排《左氏》者，何足以窺《左氏》之精深哉。⁴⁹

《春秋》書「稱人以殺」、「稱人以立」，皆有得眾人認同之義，此三《傳》說同，而《穀梁傳》說最清楚明確，⁵⁰然《穀梁》稱「《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是又否定眾意。劉師培據《左傳》說，稱此「君由民立」，即具有民權觀念。《左傳》記載弑君之凡例，雖備受焦循等人非議，但反而更具有「君由民立」之民權觀念，合乎劉師培當時政治思潮之需要。

劉師培廣徵《左傳》記載，以證明中國古代社會，國君之地位並非如後世中央集權之王朝，而是君臣平等，政由民議。而此古代聖賢極力倡導的政治觀念，正合乎近代的世界潮流。

2、百姓參政

百姓參政說承君臣平等而論，劉師培《中國民約論·春秋左氏傳》云：

三代以後，君主世襲，家天下之制既行，而專制之威，亦以見肆。至於春秋，諸侯立，君威少殺，束縛既輕，人民之思想，遂日漸發達，故其政體組織，往往見三代之遺焉。

鄭人遊鄉校而論執政，非下議院乎？衛人立君，眾也，非民選乎？懷公朝國人而問，非國民之自有參政權乎？凡斯之言，三代以上，其制皆備，索之二典，歷歷可徵。斯時疆界分守，苟明乎聯邦之制，彼此相併，以建統一之大帝國，則安見十五國之民，不如今之日耳曼德意志也。各見小利，互相吞噬，流極既衰，西秦遂起而滅之，專制威焰，因之大煽，流毒至於今日，其亦可悲之甚也歟。⁵¹

劉師培據《左傳》記載，稱春秋時代，「國人」既能批評時政，亦能選立國君；有如後世之議會，可知人民有高度參政之權利，而《左傳》闡揚此思想。

劉師培說僅就《左傳》記載考察，因時代需要而提出當時百姓皆能參政論政之說，雖是並未深入探討春秋時代之各國政治情況，援引西方之政治體制與春秋時代相類比，亦稍有牽強之處。但據楊寬《古史新探》及《西周史》、許倬雲《西周史》、劉文強《晉國伯業研究》，析論銅器銘文及史籍之記載，而與劉師培有相同之結論，即西周、春秋時

⁴⁹ 《讀左劄記》，見《劉師培辛亥前文選》，頁 293。

⁵⁰ 隱公四年，衛殺州吁立公子晉一事，《春秋》分別書「衛人殺祝吁于濮」、「衛人立晉」，《穀梁傳》云：「稱人以殺，殺有罪也。」、「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眾也，得眾則是賢也。」

⁵¹ 《劉申叔遺書》，頁 566。

代，諸侯之政治權力，與卿大夫共享，「國人」亦享有論政參政權。

據「君臣平等」及「百姓參政說」，可見劉師培之《左傳》學，在家學基礎上，將古文經學之訓詁方式轉為論政革新之微言義理，此不僅是其闡發《左傳》釋經精神之重要觀點，亦是其《左傳》學異於乾嘉學者論述《左傳》及其劉氏家學之重要特色。

（三）據《周禮》以開發物資，闡發社會平等之觀念

劉師培依據《公羊傳》華夏夷狄之別以推闡其革命主張，是其最明顯的經學應用。藉《左傳》、《孟子》在政治上強調君臣平等、百姓參政等政治主張，及藉《三禮》以論述其教育觀念，則顯示其精深的經學思想，且不昧於時勢的見識。除政治、教育思想外，劉師培特別重視社會公益，在強調君臣平權外，更注重社會平等及百姓福利的均等。

欲使全國各行業的人都能有平等的社會地位，須先使人民有一定的經濟能力，並適當的運用個人能力，劉師培依據《周禮》記載，就物資開發及人力均用二方面論述，以推闡其主張，〈論各省宜設局調查物產〉云：

昔《周禮》之職，以五會之法，辨土地之物，生于山林、川澤、丘陵、原隰之地，各辨其植物、動物之所宜，所以物土宜而布其利也。……物產之調查與否，於一國之貧富，有密切之關係。何則？國何以富？富于開利源。利源既開，斯能無曠土、無遊民。然欲開闢利源，必因地之所利以為利，物產者，有形之地利也。……夫一物均有一物之用，惟先知其名，徐觀其質，參互考驗，然後其用始呈，即古人所謂「格物」也。既能格物，則物之有益於民者，徐圖推廣之方；有害於民者，亦可籌剪除之策，即《周禮》所謂「辨其物」與「辨其利害」也。其裨於民生，顧不大哉！⁵²

劉師培在光緒三十四年（1908）東渡日本時，嚮往「無政府主義」，並為《共產主義宣言》譯本作序，廣受當時側目，然劉師培富民而後均分共享的觀點與共產黨竟屬有別，⁵³故其呼籲全國各地進行物資調查，並開發以發展經濟，使國內無荒地曠土，百姓無遊民貧困者，如此而國力可富，民族可盛。

在呼籲政府開發物資之後，劉師培更進一步提倡人類平等均力的觀念，認為「均力之說，足以治天下」，故其視此為理想社會的發展形式，〈人類均力說〉云：

依此法而行，則苦樂適均，而用物不虞其缺乏。處於社會，則人人為平等之人；離於社會，則人人為獨立之人。人人為工，人人為農，人人為士，權利相等，義

⁵² 見《劉申叔遺書補遺》，頁455。原發表於《申報》，1906年12月11日。

⁵³ 見其〈人類均力說〉對共產主義的批評。見《劉申叔遺書補遺》，頁703。

務相等，非所謂「大道為公」之世耶？⁵⁴

劉師培追求一個人人平等的公義社會，具體論述的做法則先從推翻滿人開始，之後再去除秦漢以下因政治制度所造成的社會不公。劉師培認為中國上古社會，「君臣之分未嚴，世襲之基未定」⁵⁵，但經過數千年演變，宗法、君臣關係發展成政治社會基本架構，而形成嚴密的階級制度，此由奴僕賤役、科舉考試的資格限制上得見，⁵⁶而此制度頗有害民族團結合作，故致力宣揚平等觀念，〈論中國階級制度〉云：

今欲情得其平，莫若泯主僕之稱，使世之乏資財者，悉行作工自由之制，以爭存於社會之中。即昔之身列賤民者，亦使之與齊民一體，以同享平等之權。則階級制度消滅無存，而中國之民，悉享自由之幸福矣。⁵⁷

就劉師培在民國建立以前的論言觀之，顯見其從事革命事業及社會運動亟欲追求的目標，是建立一個公義公平的社會。而此思想則是來自其熟悉的《周禮》，劉師培將自幼熟習的制度組織應用在各方面事務上，而提出具體的設計藍圖，此在晚清的革命組織成員中，實無出其右者。

伍、結 語

劉師培一生行事，雖頗有令人質疑之處，⁵⁸尤其是投靠端方及參與籌安會之事。然其通經致用之志，及戮力發揮「國粹」，以從事社會改革運動的用心，卻也不容輕易否定。

劉師培出生於經學世家，經學已經內化在其思想觀念中，無論是倡導排滿復漢、鼓吹西方的制度等強烈的手段，或是從事教育改革，以及社會風氣的提倡等和緩長久的方法，均顯現經學的精神及積極入世的態度。

晚清世局混亂，不論是世界或是國內，變化之快速，令人目不暇給，亦令人難以應變招架，劉師培在短短的數年中，針對論題發表各種深入淺出的論述，不僅能深契當時

⁵⁴ 見《劉申叔遺書補遺》，頁706。原發表於《天義報》，1907年7月10日，社說。

⁵⁵ 見《古政原始論·階級原始論第六》，《清儒得失論：劉師培論學雜稿》，頁175。

⁵⁶ 劉師培〈論中國階級制度〉稱：「中國人猶有因階級區別，不獲為自由之民者，約有二端：一、凡應科舉者，必身家清白者，乃克應選。若倡優、隸卒之家，無應試之權利。二、凡執賤役者，固多行雇工之制。但鬻身於人而終身為僕者，亦佔國民之一分子。」見《劉申叔遺書補遺》，頁200。

⁵⁷ 見《劉申叔遺書補遺》，頁200。

⁵⁸ 朱維錚《劉師培辛亥前文選·導言》（香港：三聯書店，1998）云：「劉師培這回突變，假如僅僅出於個人功名利祿的考慮，那在當時尚可以見諒。但導致他突變的誘因，至今尚待研究。」頁18。

社會問題的核心，也直指各種政治動作的弊端，不僅提供端方等主政者及革命領導者參考，亦鼓舞人民投身社會運動，關心自身命運與國族前途。其論述之深入細密，多能切中當時需要。藉由本文，則能看出劉師培提出的各種觀點，其主張的來源及觀念的核心，乃是其經學思想。

又考察劉師培當時之論述中，透露的社會關懷及愛惜百姓之心，更是當時所難得一見，其說驗之今日社會，仍不乏發人省思之處。然究其論述的核心思想，係來自深刻的經學教養及熟習的古籍經典。以此而知經學之用，可大可久，可淺可深，以其無用而棄之，亦可歎矣！

參考文獻

專著

- 方光華：《劉師培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年。
- 李帆：《劉師培與中西學術》，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
- 李妙根：《劉師培辛亥前文選》，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
- 郭院林：《清代儀徵劉氏左傳家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梅鈺：《青谿舊屋儀徵劉氏五世小記》，油印手寫本，1963年。
- 管錫華：《校勘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
- 萬仕國：《劉師培年譜》，揚州：廣陵書社，2003年。
- 萬仕國：《劉申叔遺書補遺》，揚州：廣陵書社，2008年。
- 趙慶雲：《試論劉師培早期的民族主義思想》，長沙：湖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
- 劉師培：《劉申叔遺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
- 劉師培：《清儒得失論：劉師培論學雜稿》，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
- 劉師培：《劉師培史學論著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鄭師渠：《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

論文

- 王天根：〈從宣傳西方倫理思想到回歸封建禮教：對近代特殊的一種社會倫理思潮的考察〉，《社會科學家》第16卷第1期，2006年1月。
- 王玉華、買向東、向生榮：〈晚清國粹派民族思想解構〉，《福建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3年第3期。
- 化貫軍：〈劉師培民族主義思想探析（1903～1907）〉，《遼寧行政學院學報》，2008年第2期。
- 毛新青、錢偉：〈文化轉型期劉師培的經學研究〉，《管子學刊》，2007年第1期。

徐曼：〈劉師培與中國近代倫理學的建構〉，《學術論壇》，2007年12期。

經盛鴻：〈論劉師培的前期思想發展〉，《徐州師院學報》，1980年第2期。

趙炎才：〈倫理重構中的時代性與超越性：劉師培倫理道德思想析論〉，《貴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1期。

趙炎才：〈略述劉師培的家族制度思想及其倫理近代化觀〉，《學術研究》，2004年第1期。

趙慶雲、尹巧頤：〈劉師培民族主義初探〉，《船山學刊》，2004年第3期。